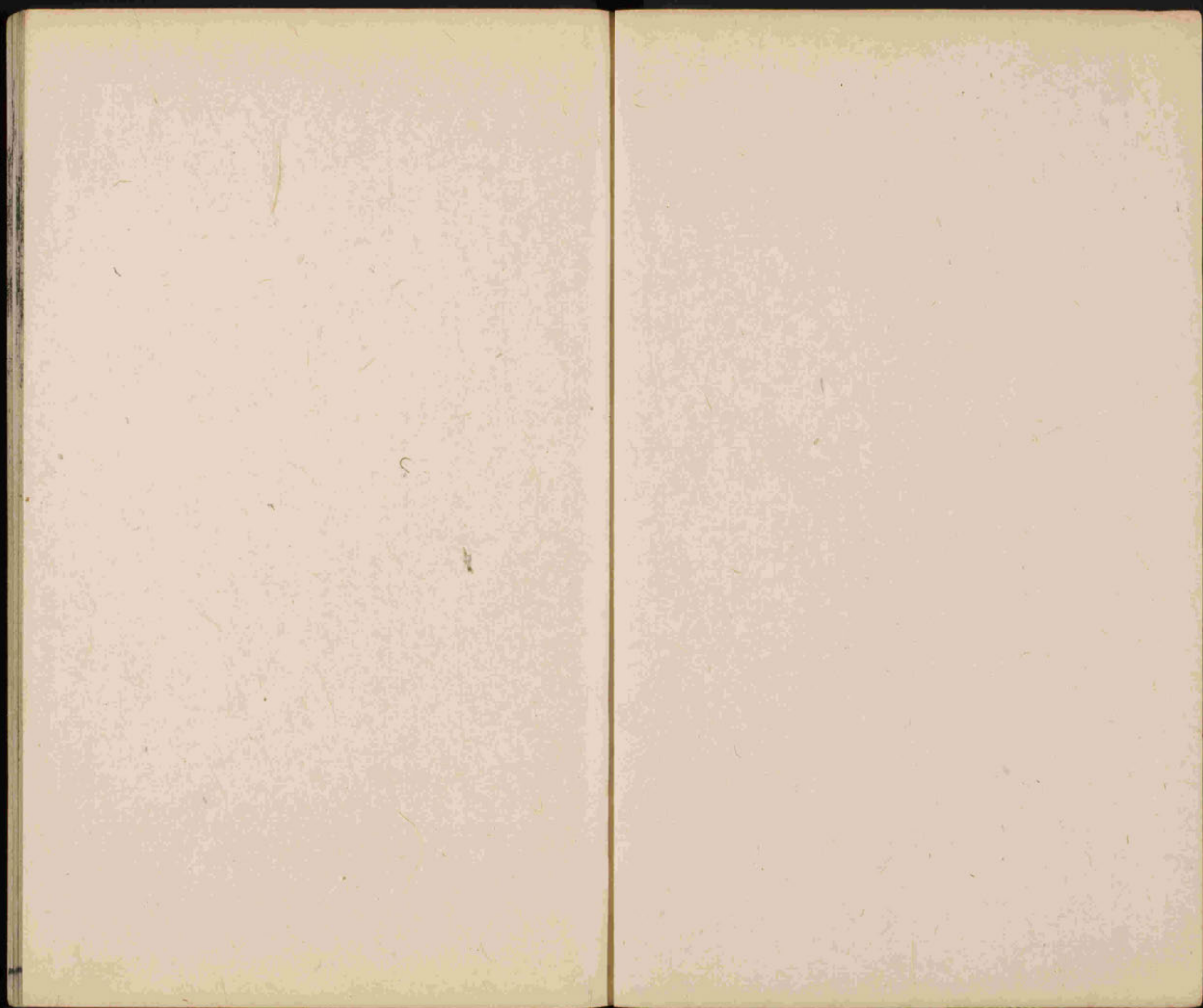


32
127
12

昨非菴日纂二集



題詞

士稽古服官而更出其

餘以涵濡其有獲而末

之倦非具大過人之蘊



日集二集
者不能也。而君子於是
觀所暨焉。暇則裕裕則
不匱。蓋洞觀古今上下
之故。而錯綜其間。一旦

履之。若素出之。若馭輕
然固先天下而立其大
矣。鄭子漢奉之。有昨非
菴日纂也。在司度支時

日管卷二集
度支天下之衝漢奉茹
藥飲冰更留心大計幾
幾乎泉行地上矣此在
他人將日不暇給而漢

奉乃能研朱濡墨以著
述傳微言析天人顯言
亦叅伍於政事之大如
儉歲之穀襦灼然可以

日知錄卷二集
衣食而更寓言於昨非
之名也思深哉天下之
真是非未有不準於學
者也蒙莊之言是非似

幻而堅白異同之祖不
外幾希下此而伯玉之
覺元亮之悔皆潛心於
理道之深而淵乎其有

以自持也漢奉今縮二
千石綬治大郡出其餘
以涵濡其有獲將是編
爲權輿矣而所謂觀所

暨以展其暇裕之蘊者
正日新月異而無有窮
殫則轉昨非之名爲今
是也又誰曰不宜哉

乙亥季夏友人芝岳

何如寵題



昨非菴日纂二集序

今天下苦兵革之役勢亦

漸以困矣士抱救時之慮

者每慷慨而論以為必得

弘毅博洽之士起而任焉

庶幾內安而外攘爾予嘗
心儀其人於朝野交游之
間久之得鄭君漢奉漢奉
之視事南儲也以清慎聞
而其才宏氣靜雖處簿書

囂雜之中日手一編攻苦
如諸生此昨非菴日纂二
集所繇成也刻成予流覽
再四而歎漢奉之志蓋欲
使今天下之人皆優游於

道德上企黃虞三代之風
斯所謂君子長者之心也
夫士在諸生時博稽閱覽
多所不暇及旣成進士精
力務於所職能復汲汲於

學問者蓋亦鮮矣又或讀
其書矣而未能達其用使
仕與學竟殊塗者比比哉
今漢奉仕則著其清節學
則徧乎羣書凡古今之嘉

言懿行可爲則傲者旣畢
擇焉而裨官野史及二氏
之笈有足備勸戒資性命
者亦罔有遺逸雖卷帙不
繁而出世用世之需已皆

具矣漢奉之學誠不可及
哉以今天下苦多事而東
南民力困竭滋甚比者執
政大臣有知漢奉者請以
爲嘉禾守予聞嘉禾壤腴

而俗侈邇年虞芮之訟質
成無期今漢奉往矣儻東
南隱憂不動聲色而消弭
之天下益以徵漢奉之學
之可大用徐起而圖安攘
之烈予日夜望之矣則斯
纂也益其左券云

漳馬鳴起撰



序言

鄭漢奉昨非菴前纂余
既序之行世茲踵前加
廣焉余欲言之其無以

異於前之說昭矣雖然
余周覽之其迪吉之志
何其堅且密也方漢奉
在南庾料量出入無寧

時繼拜

命出守積案稠疊不可爲
刪能於敬勤職事之中
標舉劄記使天下後世

知人心之準風尚之歸
德行攸宜經綸所式是
漢奉敬勤一人之職事
固將

君父臨之神明邀之而敬
勤天下後世之職事亦
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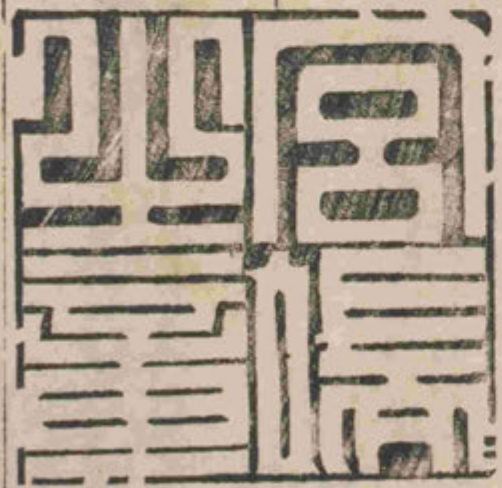
君父臨之神明邀之也是

故美其廸世之心堅且
密也方今海內少寧綠
林赤犢之徒充斥郊
原厥所因循政鮮舉故

得一良牧有加勝師十
萬余觀漢奉於當官福
德孳亶不休以斯知其
所盡心也以斯知其力

求安治無窮也夫將以
其堅且密者盡徵諸實
事世難其何以不除與
漢奉勉乎哉

鹿城友生顧錫疇題



昨非菴日纂序

儒丁丑正八十矣少而失教
長而失學俛俛然如無燭而
夜行也每照鏡嘆曰吾其訖
于此乎已讀昨非菴日纂而

嘆鄭大夫乃我導師耳鄭大
夫漢奉自辛未起家視庾陪
京出守嘉郡卓然端冕而有
德威不肯爲錢穀簿書所埋
沒俯而讀仰而思有得輒拾

片牒手署之以資學古入官
之助自古豪傑必有老者爲
之師如張畱侯之黃石公曹
平陽之蓋公諸葛武侯之龐
德公皆龐眉黃髮明炳幾先

陳序二
所謂逐麋鹿搏虎豹則不足
而定猶豫決嫌疑則有餘也
若欲尋昨人於今人中舍此
焉徃惜其一行作吏唯輿臺
幕客之與俱下牀履地註誤

初不及微塵而久之積譽崇
於丘山淡於坑塹雖吞刀刮
腸洗以純灰三百斛嗟何及
矣坐無導師勢必至鹵莽杜
撰有志者莫若退而索之于

書凡平生尤悔不必待夜氣
清明亦不必待旁人指摘而
讀書既多卽纖悉瑕疵照膽
可以自見但俊辨高才生強
半入於花草能言之言而非

關係世教立言之言也立言
如鄭大夫讀書不大畜不休
不貫串不休不提醒人心不
休不歷歷見之行事不休若
蜂釀花若醫釀藥若婦績麻

凝水爲冰卽可泮冰而爲水
放拳爲手卽可握手而爲拳
張弛合闢運之於四通八達
之衢沛如矣夫圯上膠西鹿
門諸老人與鄭大夫日對於

眸非菴中步步趨趨而心形
不與之俱肅神情不與之俱
化有是理乎嗟嗟日逞月來
天道也送逞迎來人情也田
竇之客朝聚而暮散不必怪

陳序五
也孔門之弟子三盈而三虛
亦不足訝也乃魏武遺令于
銅雀李太尉痛戒于平泉腐
儒襲前輩之陳言年少翻先
朝之故局孫興公云今日之

跡明復陳矣奈何哉試拈鄭
大夫昨非菴日纂讀之豈惟
救時克亂之豪傑且將弘悟
而得道焉故樂爲之序

華亭野史陳繼儒頓首撰



叙

照歲仲冬赴官下聞諸客
曰民部鄭鴻達氏其提履
其政初令人中之古人也余
亟往謁焉退而攷其行事

欵曰誠然哉其天資之道耶
抑學問使然歟既獲讀其
日纂一編鑑往昭來揚芳表
德又作而欵曰此乃鴻達氏
之所以為古人者也尚采輯以

年則皆自其司庫盤斲日
霜雪矢心批糠眯目而退
名之暇丹黃擊然以在奉
新倫典名郡行李勿憂矣
續編又成於後云鴻達氏

之用志勤而會心遠也士
齋受書日與聖賢對面豈
第以供腹笥資談柄為
有耳總之稱臧懸之耳
之翦哉澡性畜德善每

游久先後一揆顯晦一致
易後前言往行書或殷
鑒不遠韓大傳之說詩也
曰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
以知今也而唐文皇亦謂以

人為鏡可鑒得失春秋之
義事可以昭昭之戒者當世
引為典章則是上下千古
年與夫昭代目前之人之
事皆証備一大龜鏡也而

後博自命者縱心荒禮
子則恠詭理之鍊學人分
馳又患以理為理以事為
事不準法理猶撒錢
無貫而理不儼諸子屏

如說自終未得飽食又嘗
稽纂錄之舉昉於新序
說苑所未見分類也區分
部目至世說廣記盛矣要
不免清言譎瑣獨於喜宗

趙善璿氏之自誓編恒置
案頭以為庶幾事理雜陳
向實可之味而惜也一代止
耳孰如此編世不於久迄期
於禪事不於壽平期

於可利如問之經之路曰若
去險道急者原莊如指已
試、才曰若者袪寒若此
滌熱既非若迷異揆神
矣、關理道而又豈必臯比

鯁堂橫經說理迂而不切
於用哉然味若大指所摩
切者尤在富貴一途夫窮
極多敗無王便駟日致之
人典席蔭子弟均當提

醒故新息勳榮之畫屏
之喻僧虔鼎其之茂松
之嘆之味乎甘言之美抑
我

高皇嘗集省躬錄戒諸

臣昭鑒錄戒宗藩

成祖以孝順事實為善陰

隲勸吏民

奉帝以正鑒夙有位琬
珠輝煌光於日月然非

言之難行之難君能見諸
事又能廣其言亦可謂弘
南
而聖之德素而贊
今天子好問好察之善心

矣記云多鄉有先正君之
鄉於宗得二鄭焉漁仲以
閱博負經綸亦公以清貞
陳得失若真其苗裔耶
將保守郡而樹藩建牙

則是編之見於行也為益
遠請以余言壽之

乙亥六月朔吳嘯友弟侯
峒曾題於白下之梅松堂



昨非菴日纂序

李延平先生有云讀書者
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
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

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
而進矣此論最為切實我
輩讀古人書所學何事內
以為身心性命外以為天

下國家舍此皆糠粃也苟
其書不足以資體用之學
是書負學者苟學者不以
體用求之於書是學者負

序
書古風既邈時習滋澆求
所謂兩不相負者而憂之
乎其難之又况實以其言
求之于身而勉聖賢之所

至于哉余讀

鴻逵鄭使君昨非庵日纂
兩集而不勝嘉歎焉夫昨
亦何窮使君之意蓋未有

今是也。以是之心讀書，則
讀愈多，而聖賢愈遠。切磋
琢磨，皆非局也。人日處於
非之中，不自覺，于是轉迷

謬為矜驕，轉矜驕為忿悵。
古今來刻意厲行之士，不
少而究至于敗名損德者，
大約皆從是之心生也。使

君司庾、治守嘉、治今
分藩越東越治使君亦焉
得有昨非就是即延平先
生所謂知其所言莫非吾

事而即吾身以求之者也
今其書具在語不取與事
不取奇止取其切近于身
心性侷實、可見諸施行

舉而措之天下國家者每
見當世學人摘新標異組
織為文而究于實用了無
關涉煌煌竊惑焉今試淨几

焚香夷心靜氣取使君書
諷誦數則有欣然若跂者
有歎然若負者有慙然面
發赤者有瞿然矢席不自

容于天地者屋漏即在大
庭雞鳴不必平旦奇莫奇
于此奧莫奧于此彼新聲
艷采不過驚炫耳目能使

人至是執使君以之澡心
育德即以之善世淑人昔
高皇帝命國子生兼讀劉向
說苑以其有閑世教是書

也豈特與說苑埒哉吾願
讀是書者口誦心惟孰為
已能孰為未能孰為可能
孰為不可能不以其已能

可能者自矜而以其未能
不可能者自勉則使君立
言之意庶幾與延平先生
俱不朽矣

崇禎庚辰閏正月通家治
生余煌題于鳳山所之廬



昨非菴日纂二集宦澤卷之一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徐武功入翰林。不屑詩文。凡軍旅行役水利之類。無不講求。或曰。公職在文字。事此何爲。公曰。此孰非儒者事。使朝廷有事。用我。雖欲學無及矣。

魏冀州刺史源賀上言。今北虜遊魂。南寇負險。疆場實須防戍。除大逆殺人外。餘贓盜及過

誤應死者皆宥之。謫使守邊。則已斷之。體得受更生。徭役之家。暨蒙休息。魏主從之。久之。謂羣臣曰。吾用賀言。歲活不少。增兵亦多人。如賀。朕何憂哉。會人告賀謀反。魏主曰。賀竭誠事國。朕爲卿等保之。訊驗果誣。乃誅告者。因謂左右曰。以賀忠誠長者。猶不免誣謗。人言其足信哉。

唐樂部焦德從幸禁苑。上指花竹草木以詢其

名。德曰。皆芭蕉也。上詰之。對曰。花竹皆取四方道里。跋涉。巴至上林。已焦矣。上笑而止之。司馬溫公來京師。都人競觀。卽以相公目之。左右擁塞馬。至不能行。及謁時。相於私第。市人登樹騎屋。窺之。曰。願一識司馬相公。至屋瓦爲碎。樹枝爲折。薨之日。京民罷市。往弔鬻衣。致奠。巷哭者以萬數。民畫其像。飲食祝焉。四方皆遣人購畫。京師畫工有致富者。蔡京南

遷道中市飲食之類。知爲京。皆不肯售。至於
詬罵無度。吏卒驅之不息。居官賢不肖。人心
德怨。一至於此。誰謂夫婦愚可逆施乎。
嘉熙間。峒丁反。黃安宰黃炳。鳩兵守備。一日五
更報寇至。卽遣兵迎敵。皆曰空腹。炳曰第速
行飯。卽至矣。乃率吏役携作籬木桶沿市門。
曰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熱飯。熱
水厚鬻。以往士皆飽餐。一戰破寇。

未仁宗李宸妃所生。劉太后取爲己子。無敢言
者。帝雖長。不知也。妃薨。后欲葬以宮人禮。呂
夷簡奏宜從厚。后怒曰。欲離吾母子耶。夷簡
曰。太后尚念劉氏。則喪禮斷宜從厚。后悟。殯
以一品禮。夷簡又曰。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
實棺。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太后許之。至太
后崩。人言帝乃宸妃所生。死以非命。帝號慟。
易梓宮。親啓視之。妃以水銀故。顏色如生。冠

服如皇后。嘆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宋王博文為政平恕，常語諸子曰：吾平生決罪至流刑，未嘗不陰擇善水土處。汝曹志之。

辛公義為岷州刺史，岷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病者多死。公義命皆輿置廳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秩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既愈，乃召其親戚論之曰：死生有命，若能相染，吾死久矣。皆慚謝而去。後

遷并州，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間，決遣咸盡，還領新訟，事皆立決，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曰：吾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後有訟者，父老曉之曰：小事何忍，勤勞使君多兩讓而止。

為吏忌作俑，古有以土物獻貢，貽地方無窮之害者，交趾貢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奔騰，有毒蛇猛獸之害。唐羗上書言狀，和

日纂卷一集
帝止之。我朝常熟知縣郭南。上虞人。虞山出軟粟。民有獻者。南亟命去其種。云異日恐爲常熟害。其爲民遠慮如此。

隋高頴僕射。每以盤盛粉。置臥側。思得一公事。輒書其上。至明錄以入朝行之。

唐裴耀卿勤政。夜看牘。晝決訟。養一雀。每初更有聲。至五更則急鳴。耀卿呼爲知更雀。廳前一大桐樹。曉則羣鳥翔集。以此爲出廳之候。呼爲報曉鳥。時人美焉。

王安石立保甲。鄉民驚擾。至有截趾斷腕以避丁者。司馬光上言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閑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今二丁取一。授以弓弩。農半爲兵矣。又令三路置教場。每五日一教。一丁在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以泥糊除草爲名。聚之教場。得賂則縱。

日纂一集
否則留之。是耕耘盡廢也。力言其公私勞擾。有害無益。得詔罷之。

劉闢有二妾。皆姝色。監軍請獻之朝。高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爲先。獻婦人求媚。豈天子之意耶。崇文義不爲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

危嶽爲吉安府推官。屬邑安福。苦虛糧如水火。嶽閱籍嘆曰。綺羅坐享其粟。藜藿日削其肉。

三尺之謂何。於是行文量法。禮庶士而告之。曰。孺子入井矣。爾各宣其力焉。願無吐剛。無茹柔。萬物一體之學。與諸君共之。復列疏於大吏。及僚友曰。請無二於浮言。無搖於橫議。以壞於垂成。於是分野授任。三其籍以防奸。四其壤以定則。十其衆以同好惡。五其會以廣耳目。嶽以匹馬從。二吏往覈之。陟巖壑。犯風雨。冒炎蒸。弗避也。旣而內子歿。殮之。復來。

孤稚呱呱乳之復來躬咳且疝也療之復出
體國恤民可謂斃而後已矣

虜酋阿魯台遣使納款且請約束女直吐蕃諸
部成祖以問侍臣多請許之黃淮獨曰此
虜狼子野心使各爲心則易制若併爲一則
難圖矣此舉實其奸謀也上顧左右曰黃
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諸人如處平地所見
惟目前耳乃却阿魯台之請

蘇良嗣高宗時爲荊州長史帝遣宦者採怪竹
江南蒔上苑所過縱暴至荆良嗣囚之上書
言狀帝詔慰獎取竹棄之武后時遷文昌左
相遇薛懷義於朝懷義恃勢偃蹇不爲禮良
嗣怒叱左右批其頰曳去武后聞之戒曰第
向北門出入彼南衙宰相往來毋犯他
水縣典史曾泉以御史謫任蒞事勤能勸學興
禮督農事稽女工尤恤貧窘無牛具者貸與

耕種無木綿者。借與紡績。時歷鄉村。察其勤惰。又率民墾荒田。以收穀麥。樹材木。以備營造。通商賈。以納逋稅。官有儲積。民無科擾。又以其羨餘造船。以備僦運。置棺槨。以助死喪。歷任三年。家給人足。然考其所以治民者。不過用民力。因地利。以阜財。厚生而已。

司馬光勤親庶政。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引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爲戒。光曰。生死命也。爲

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皆朝廷天下事。

第五倫守會稽。妻自炊爨。臨發。老幼攀車。號曰。捨我何之。廉范守蜀。除火禁。百姓便之。曰。來時我單衣。去時重五袴。張霸守會稽。舉賢興學。四野皆書聲。民語曰。城上烏鳴。哺父母。府中諸吏皆孝友。邵曄知廣州。鑿河通舟。颺不爲害。陳世卿代之。奏免廣南口鹽。廣人歌曰。

邵父陳母除我二苦。羅衡為萬年令。路不拾遺。人家牛馬皆繫道邊。曰此屬羅公者。閩憲為綿竹令。夜行有得遺布錦者。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化。田元均治成都。有懦弱不能伸冤者。必委曲盡其情。蜀人謂之照天燭。吳越僮鎮永嘉。政化翔洽。後移姑蘇。溫人有携家從者。謂之隨使。戶噫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陽城為道州刺史。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無所進。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州人感之。以陽名子。

德宗令王叔文直東宮。太子欲言宮市之弊。人皆贊美。叔文獨無言。有間進曰。太子視膳。問安外。不合預他事。如小人離間。謂殿下收取人心。安能自解。太子悚然曰。無先生安。聞此。

言。

居官無過廉勤。廉分內事也。物交勢逼。浸不自由。素貧賤。有妻子啼號之撓。素富貴。有口體參養之需。喜聲譽。則飾厨傳以娛賓。務結託。則厚苞苴以通好。甚則男婚女嫁。囊帛櫃金。皆此是資。雖欲廉得乎。故要莫如崇儉。涖民之時。無異處家之時。用官之財。不啻用己之財。斯可矣。勤職當然也。聰明有限。事機無窮。竭一精神。以防衆奸慝。已非易事。而耽延啣杯恣情。漁色賦詩品奕。遂致獄訟。經年是非。易位詞訴。愈多事機。愈夥。方虞息肩之無期。幸吏牘已備。俛首涉筆。終歸苟道而已。故要莫若清心。鷄鳴聽政。家務盡屏。勿以酒色自困。勿以荒樂自戕。某事當決。某牒當報。某賦當辦。某繫當釋。時時察之。汲汲行之。毋謂姑俟。來日則事無不理。而此心亦寧矣。

日錄卷一集
韋景駿爲肥縣令。縣界漳水。連年泛溢。景駿審其地勢。增築隄防。遂無水患。後遷趙州長史。路經肥鄉。人吏驚喜。競來餽餞。留連彌日。有童幼數人。年甫十歲。亦在其中。景駿謂之曰。計吾北去。此時汝輩未生。旣無舊恩。何慙慙之甚也。咸對曰。比聞長宿傳說。縣中解宇學堂館舍堤橋。竝是明公遺跡。將謂古人不意得瞻覩。不覺欣戀倍於常也。

馬胤孫爲相。無所建。豎時號三不開。入朝不開印。行事見客。不開口。議論歸宅。不開門。接見王珪爲相。諛順取容。時號爲三吉。相公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噫。蘇味道以模稜。詒譏於朝。端李愚以粥飯。僧取輕於愍。帝居相位者。寒蟬之譏。維鵜之誚。其可一刻去懷乎。兗州舊多劫盜。及李崇爲刺史。乃村置一樓。樓

日錄卷一集
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擒送。由是盜絕。
宋真宗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爲貴妃。李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

漢時有男子詣闕。自謂衛太子。詔百官識視。俱莫敢言。聚觀者數萬。雋不疑後到。叱吏縛收。或曰。是非未定。不疑曰。昔蒯瞶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卽死。此罪人也。遂送詔獄。上與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當用讀書人。後廷尉驗治。乃貌似太子。冀誑得富貴者。要斬之。

馬人望爲度支判官。會簡括戶口。人望未兩旬而畢。同知蕭保先怪問之。望曰。民產若括取無遺。他日必長厚。歛之弊。大率十得六七足。

日集二集
矣。保先謝曰。公慮遠。吾不及也。

蓋苗爲濟寧判官。會歲饑。白郡府。郡府遣苗身
至戶部。躬請戶部難之。苗伏中書堂下。出糠
餅以示曰。濟寧民率食此。况不得此者尤多。
豈可坐視不救。因泣下。時宰大悟。凡被災者。
咸獲賑焉。

國朝平樂太守周祈。因給餉稍遲。官軍遽殺人
行劫。上欲重處祈。中文定疏曰。餉遲誠有。

罪。但官軍應訴府司。設處豈可行叛。蓋此輩
皆烏合。適聞廣東餉厚。遂欲叛歸。而以稽餉
爲名耳。若重處太守。則軍士謂上官在其掌
握。稍不如意。動輒噪呼。天下自此多事矣。且
九邊軍數十萬。餉支遲速不等。此聲一傳。各
邊效尤。督撫務姑息。以幸無事。如唐末之將
帥。畏偏裨。偏裨畏士卒。豈不深可慮哉。

王克敬爲江浙行省。有松江一大姓。歲漕米萬

石獻京師。其人既死。子孫貧且行乞。有司仍歲徵弗足。則雜置松江田賦中。令民包納。克敬曰。匹夫妄獻米微名爵。以榮一身。今身死。家破。不可使一郡均受其害。國家寧乏此耶。具奏免之。

宋太宗謂宰臣曰。朕何如唐太宗。衆皆曰。陛下堯舜。何太宗可比。李文正獨無言。徐誦白樂天詩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太宗曰。朕不如也。

裴諝爲河東鹽鐵使。時關輔旱儉。諝入計。召至便殿。問權酷之利。歲出納幾何。諝久不對。帝復問。諝曰。臣有所思。帝問何思。諝曰。臣自河東來。涉三百里。而農人愁嘆。穀菽未種。誠謂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臣以利。故未卽對。帝曰。微公言。朕不聞此。

真宗將立明肅后。令丁謂論旨於楊大年。令作

冊文丁云。此段不憂不富貴。大年荅曰。如此富貴亦不願得。

陳東權州事。因斷流罪。命黥其面。曰。特刺配某州牢城。黥畢。幕中相與白曰。凡言特者。罪不至是。而出於朝廷一時之旨。非有司所得行。東大恐。卽改特刺字爲準條字。再黥之後。有薦東之才於兩府者。石叅政聞而咲曰。得非人面上起草者乎。

詞訟到官。類是增撰。被毆曰殺。爭財曰劫。入家謂行竊。侵界謂發屍。一人訴詞。必牽引其父子兄弟。甚至無涉之家。偶有宿憾。亦輒扯入。意謂未辨是非。且得追呼一擾。耗其錢物。辱其婦女。於憤洩耳。則反坐之法。宜嚴。果涉虛妄。斷以其罪罪之。庶衆知儆。而無飾辭乎。鄉民視縣官如神明。一至公門。吏卒禁呵。笞朴交錯。已不勝魂消氣沮。固有畏懼刑繫。覬欲

早出而妄自誣伏者有。吏務速了。強加拷訊。逼令招認者有。長官自恃已見。妄行臆度。吏輩承順旨意。不容不以為然者。嗚呼。一人坐獄。闔戶竝啼。一罪爰成。妻孥典鬻。爰書數語。其得潦草從事乎。欲通下情。莫若大啓門庭。屏去吏卒。躬呼凡席之前。康色詰問。以盡所欲言。有壅不得達者。則懸鑼門外。俾自扣控。使無不盡之隱。其有微隱難明者。必訪於衢。謀於邑。輾轉於寤寐。卽鬼神亦將來告矣。然更有法焉。訟期宜少。宜緩。蓋彼有一時忿激。便欲投詞。需日稍久。怒解事定。必有和勸而不復來者。此亦聽訟之第一義也。

前輩盡心職事。仁廟朝有爲京西轉運使者。一日見監竈官。問日所燒柴凡幾。竈曰。十八九。竈曰。吾所見者十一。竈何也。竈官愕然。蓋轉運使者晨起。望竈中所出烟幾道。知之。其盡

心如此。

明道中江淮薦饑。王隨爲安撫使。素無才術。不能設策以活流殍。但令人負糶以散丐者。每出則前後擁塞。趨導者不能呵隨。沾沾矜問。示恩識者嗤之。

唐李曾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數爲山東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不敢入境。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賊長懼謂趙郡地也。責令送鹿。故處郡爲謠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

西蜀有兄弟訟財者。畢構侍郎爲廉察。呼其兄弟三人。以人乳食之。訟者感泣而止。又馬恭敏公作守。有兄弟老而爭產不休。公取庫中一大鏡。令兄弟同照之。見面龐相似。鬚髮各皓。然悟泣。交相讓而出。

宋檀道濟伐魏。食盡。自歷城還。士有亡走魏者。

具告之。魏人追之。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資糧有餘。以降者爲妄。而斬之。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道濟命軍士皆被甲。已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以爲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道濟全軍而返。

韋仁壽性寬厚。爲蜀郡司法。所論囚至市。猶西向。爲仁壽禮佛。然後死。

廣濟蔡河。有不逞之民。不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程顥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

永樂間。韃虜來降者。多安置於河間東昌等處。生養蕃息。驕悍難馴。方也先入寇。皆乘機騷動。幾至不可收拾。至景泰時。發兵征湖廣。及

廣東西諸寇。于謙奏遣其有名號者。厚與賞。犒隨軍。征進事。平奏留於彼。於是數十年積患。一旦潛消。

莆陽一寺建大塔。工費鉅萬。或告陳正仲曰。當此荒歲。興無益土木。公盍白郡禁之。正仲笑曰。寺僧能自爲塔乎。莫非傭此邦人也。歛於富家。散於窶輩。是小民藉此得食。而贏得一塔也。當此荒歲。惟恐僧之不爲塔耳。

後漢侯霸爲淮揚太守。帝使徵詣都。百姓號哭。遮使車。臥於轍中。乞留霸一年。乃戒其乳婦。棄其子。以侯君當去。不能全也。

員半千調武陽尉。值歲旱。勸令殷子良發粟賑民。子良不從。及子良謁州。半千悉發之。下賴以濟。刺史大怒。囚半千於獄。會薛元超持節河南。讓太守曰。君有民不能恤。惠出一尉。尚何罪耶。半千始得釋。

孫夢得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爲御史。或問君未與二人相識。何爲薦之。孫曰。昔人耻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耶。後二人以風力稱。孫晚年執政。嘗歎曰。吾無功輔政。唯薦二臺官。爲無愧耳。

孔文舉爲北海相。有一人遭父喪。哭泣墓側。色無憔悴。文舉刑之。又一人母病瘥。思食新麥。家中無有。乃盜鄰家熟麥以進。文舉特加賞。異曰。無有來求。勿復盜也。

韓魏公初年。便以天下爲己任。勳業崇隆。晚作閱古堂。嘗爲八詠。其疊石藥園溝泉三篇。卒章云。主人未有銘功處。日視崔嵬激壯懷。吾心盡欲醫民社。長得憂民病不銷。誰知到此幽閒地。多少餘波濟物來。其意氣所懷。固已見於造次賦咏之間矣。

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索之行。旣不能

免便就其間。求其所以便民省力。不使重爲民害。其益多矣。不與人爭者。常得利多。退一步者。常進百步。取之廉者。得之常。過其初約於今者。必有垂報於後。不可不思也。

吾鄉有第奉常而歸饋者。迂者往來觀者。闐路駢陌。旣而族媼交賀。卽讐者亦茹耻愧謝。獨鄰居一室。扃鎖遠引。若避寇然。余怪問之。愀然曰。所貴錦旋者。謂其得時行道。庇吾鄉里。

今或竊一名。得一官。卽起朝富暮貴之想。名愈高官愈穹。而用心愈謬。武斷者有矣。庇姦慝。持州縣者有矣。是榮一人。增一害也。其居日以廣。鄰居日以感。吾入山避之。不暇。何以賀爲。吾聞而異其言。因默識而謹書之。凡交遊間。必道此語。相訓切。

張士誠據有吳中。獨楊廉夫不爲依附。一日士誠使人要廉夫於路。相見間。適元主以龍衣

御酒賜士誠。士誠卽命飲以御酒。酒未半。廉夫作詩曰。山中歲歲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士誠得詩。知廉夫不可屈也。

曲端爲涇原都統。張魏公按視其軍。營中聞無一人。公異之。謂欲點視。端以所部五軍籍進。公命點一部。端於廷間開籠。縱一鴿以往。而所點之軍隨至。張爲愕然。旣欲盡閱。乃悉縱五鴿。則五軍頃刻而集。戈甲煥燦。旗幟精明。公大加獎異。

元兵大入。賈似道以去。要君。時度宗呼爲師相。至涕泣拜留之。江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爲。下殿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爲千古罪人。

漢司部灾蝗。臺召三府驅之。司空掾梁福曰。普

天。之。下。莫。非。王。士。不。審。使。臣。驅。蝗。何。之。灾。以。德。消。不。聞。驅。逐。時。號。福。爲。直。掾。

劉忠宣公大夏。明識治體。如賈太傅。通達國事。如陸敬輿。質直不阿。如汲長孺。廉潔不私。如包希仁。忠誠懇切。如司馬君實。吳公廷舉。謂古人有言。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唯公足以當之。

吳李果遷洛陽令。嚴毅公正。有進士劉兼者。過

其境。宿於村邸。夜聞戶外語曰。李令行事。令人破膽。我輩可於他縣血食。啓戶寂無影響。遂書壁云。狡吏畏威。縣妖破膽。好錄政聲。聞於御覽。

呂蒙正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有何人才。客去隨卽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薦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其爲相。文武各稱職。

寶儀籍滁州帑藏。太祖遣親吏取藏中絹。儀曰。公初克城時。雖傾藏取之。無傷也。今既籍爲官物。非有詔書。不可得。太祖由是重儀。

無名氏石刻云。筠山高極入穹蒼。人道虎爲殃。行人過此。不習傷。咸陽宮闕在平地。高鹿食人。無數計。吁嗟苛政猛於虎。斯言垂萬古。

武宗在南京時。寇天敘以府丞署府尹。每日帶一小帽。穿一撒坐堂。自供應。朝廷之外。一

毫不妄用。江彬有需索。每差人來。天敘佯爲不見。直至堂上方起坐。立語呼爲欽。差語之曰。南京百姓窮。倉庫又沒錢糧。無可措辦。府丞所以只穿小衣坐衙。專待拿耳。每次如此。江彬知不可動。後不復來索。

阿魯圖爲相。議除一人爲刑尚書。或曰。此人柔軟。不可用。圖曰。選僧子耶尚書。詳讞刑獄。不枉人。壞法卽是好官。何用強壯爲。其治知體。

如此。

少府監裴匪躬善營利。嘗奏賣苑中馬糞。歲可得錢二十萬緡。上以問劉仁軌。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佳名也。又匪躬在司農寺。按諸苑鬻果蔬。儲利佐公。蘇良嗣判曰。公儀休一諸侯相。尚拔葵去織。未聞天子賣果蔬。與人爭利。事得不行。

鄔懋卿以總理鹽法。巡行郡邑。勢甚張。其妻從行。裝五綵輿。以十二女舁之。令長膝行。蒲伏。至以文錦飾厠。白金飾溺器。淳安知縣海瑞。供帳疏簡。抗言貧邑不能容軒車。懋卿怒甚。然素聞其強項。亦歛威去。

羊祜職典樞要。凡謀議皆焚其草。世莫得聞。所進之人。皆不知所由。常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不取也。及卒。民間之罷市巷哭。祜好遊峴山。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望

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

張詠知益州。城中屯兵三萬。無半月糧。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

趙鼎在湖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掛口。及移吉陽軍。有謝上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秦檜見之。曰。此老倔强猶昔。

荆公罷相。出鎮金陵。時飛蝗自北而南。劉貢父書一絕以寄云。青苗助役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蟲偏感德。又隨台旆過江東。田錫爲諫議大夫。疾亟。進遺表。真宗宣御醫。賚上藥馳往。已無及矣。俄召宰相。袖其表示之。曰。朕閱是表多矣。非祈澤宗族。則希恩子孫。

未。有。如。錫。生。死。以。國。家。爲。慮。者。興。歎。久。之。命。優。其。贈。典。

王旦在中書祥符末。內帑災。縑帛幾罄。三司使林特請和市於河外。草三上。旦悉抑之。頃而特率屬僚訴於宰府。旦徐曰。瑣微之帛。固應自至。奈何彰國弱於四方。居數日。外貢併集。受帛四百萬。蓋旦先以密符督之也。

王欽若母賓古。同侪三司。一日賓古曰。天下宿逃之財。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亡族破家。疵民大矣。俟啓而蠲之。欽若卽命吏理其數。翌日上奏。真宗大驚曰。先帝豈不知耶。欽若曰。先帝非不審其弊。蓋留與陛下收天下心。真宗霑泣久之。遽詔有司。俾盡釋焉。欽若自此宸眷之厚。

宋仁宗初蒞政。問輔臣。四方奏獄。不知所以裁之。如何則可。呂夷簡進曰。凡奏獄。必出於疑。

疑則從輕可也。帝深以爲然。故終仁宗之世。疑獄一從於輕。

李允則守雄州。匈奴不敢南牧。朝廷無北顧之憂。一日出官庫錢千緡。復歛民間錢。起浮圖。卽時飛謗至京師。真宗遣中人密諭之。允則謂使者曰。某非留心釋氏。實爲邊地起望樓耳。蓋是時北鄙方議寢兵。罷斥堠。允則不欲顯爲其備。然後謗毀不入。畢其所爲。

劉矩遷雍丘令。以禮讓化民。民有爭訟。矩引於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

王沂公曾知審刑院。初違制之法。無故失。率坐徒二年。公請分故失。非親被制書者。止以失論。上不悅。曰。如是無復有違制者。曾曰。如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矣。自是違制遂分故失。李文靖爲相。同年馬亮責之曰。外議以公爲無

口瓠公笑曰。吾居政府。無長才。但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聊以補國耳。今國家防制。纖悉密若凝脂。苟循所陳。一一行之。所傷實多。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於民邪。

韓魏公當國。遣使諸道。寬恤民力。旣而悔之。每見外來賓客。必曰。寬恤使者。不擾郡縣。否無幾。皆罷去。王荆公行新法。使者背項相望於道。荆公常言。小雅第二篇。便言皇皇者華。故遣使臣爲先務。二公意見得失如此。



卷之...

...

...

...

...

...

...

...

...

...

...

...

...

...

...

